

走向 激進之愛。

宋澤萊小說研究

陳建忠／著

宋澤萊現代主義小說最大主題：
「死亡」。

企圖藉「書寫」獲得自我救贖。
鄉土寫實年代的他，
找回爸爸的歷史，
也找回關懷鄉土的力量。

晨星出版

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 = Towards the
redical love: a study on Sung Tze-Lai's fictions /
陳建忠著. -- 初版. -- 臺中市：晨星，
2007.11 [民 96]

面；公分. -- (彰化學；3)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177-171-7 (平裝)

1.宋澤萊 2.臺灣小說 3.文學評論

863.572

96020339

彰化學叢書 003

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

作者	陳建忠
編輯	徐惠雅
排版	黃寶慧
總策畫	林明德、康原
總策畫單位	彰化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發行所

陳銘民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台中市407工業區30路1號
TEL:(04)23595820 FAX:(04)23597123
E-mail:morning@morningstar.com.tw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承製
初版

甘龍強律師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TEL:(04)23581803
西元2007年11月10日

總經銷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15060393
〈台北公司〉台北市106羅斯福路二段95號4F之3
TEL:(02)23672044 FAX:(02)23635741
〈台中公司〉台中市407工業區30路1號
TEL:(04)23595819 FAX:(04)23597123

定價 250 元

ISBN 978-986-177-171-7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Inc.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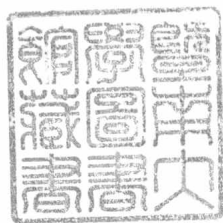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 207.42
20092

走向激進之愛 宋澤萊小說研究

Towards the Radical Love :
A Study on Sung Tze-Lai's Fictions

陳建忠 著



晨星出版

【叢書序】

啟動彰化學

——共同完成大夢想

林明德

二十多年來，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社區營造也蔚為趨勢。各縣市鄉鎮紛紛編纂史志，大家來寫村史則方興未艾。而有志之士更是積極投入研究，於是金門學、宜蘭學、澎湖學、苗栗學、台中學、屏東學……相繼推出，騰傳一時。

大致說來，這些學術現象的形成，個人曾直接或間接參與，於其原委當有某種程度了解，也引起相當深刻的反思。

一九九六年，我從服務二十五年的輔大退休，獲聘於彰化師大國文系。教學、研究之餘，仍然繼續台灣民俗藝術的田調工作。一九九九年，個人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進行為期一年的飲食文化調查研究，帶領四位研究生進出二十六個鄉鎮市，訪問二百三十多個飲食點，最後繳交《彰化縣飲食文化》（三十五萬字）的成果。

當時，我曾說過：往昔，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符碼；今天，飲食文化見證半線風華。這是先民智慧結晶，也是彰化珍貴資源。

彰化一帶舊稱半線，是來自平埔族「半線社」之名。清雍正元年（1723），正式立縣；四年（1726）創建孔廟，先賢以「設學立教，以彰雅化」期許，並命名為「彰化縣」。在地理上，彰化位於台灣中部，除東部邊緣少許山巒外，大部分屬於平原，濁水溪流過，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有「台灣第一穀倉」之美譽。三百年來，彰化族群多元，人文薈萃，並且累積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其風華之多采多姿，與府城相比，恐怕毫不遜色。

二十五座古蹟群，各式各樣民居，既傳釋先民的營造智慧，也呈現了獨特的綜合藝術；戲曲彰化，多音交響，南管、北管、高甲戲、歌仔戲與布袋戲，傳唱斯土斯民的心聲與夢想；繁複的民間工

藝，精緻的傳統家俱，在在流露令人欣羨的生活美學；而人傑地靈，文風鼎盛，舊、新文學引領風騷，成果斐然；至於潛藏民間的文學，既生動又多樣，還有待進一步的挖掘與整理。這些元素是彰化的底蘊，它們共同型塑了「人文彰化」的圖像。

十二年，我親近彰化，探勘寶藏，逐漸發現其人文的豐饒多元。在因緣俱足下，透過產官學合作模式，正式推出「啓動彰化學」構想。

基本上，啓動彰化學，是項多元的整合工程，大概包括五個面相：課程設計結合理論與實際，彰化師大國文系、台文所開設的鄉土教學專題、台灣文化專題、田野調查、民間文學、彰化縣作家講座與文化列車等，是扎根也是開拓文化人口的基礎課程，此其一；爲彰化學國際化作出宣示，2007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國內外學者五十多人，進行八場次二十六篇的論述，爲彰化文學研究聚焦，也增加彰化學的國際能見度，此其二；彰化師大文學院立足彰化，於人文扎根、師資培育、在職進修與社會服務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二〇〇七重點發展計畫以「彰化學」爲主，包括：地理系〈中部地區地理環境空間分析〉、美術系〈彰化地區藝術與人文展演空間〉與國文系〈建置彰化詩學電子資料庫〉三個子題，橫向聯繫、思索交集，以整合彰化人文資源，並獲得校方的大力支持，此其三；文學院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承辦2007彰化學研討會，我們將進行人力規劃，結合國內學者專家的經驗與智慧，全方位多領域的探索彰化內涵，再現人文彰化的風貌，爲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此其四；爲了開拓彰化學，我們成立編委會，擬訂宗教、歷史、地理、生物、政治、社會、民俗、民間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傳統建築、傳統表演藝術、傳統手工藝與飲食文化……等系列，敦請學者專家撰寫，其終極目標乃在挖掘彰化人文底蘊，累積人文資源，此其五。

彰化師大扎根半線三十六年，近年來，配合政策積極轉型爲綜合大學，努力參與社區總體營造，實踐校園家園化，締造優質的人文

空間，經營境教，以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並且開出產官學合作的契機，推出專案，互相奧援，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回饋社會。在白沙山莊，師生以「立卦山福慧雙修大師彰師大，依湖畔學思並重明德化德明。」互相勉勵。

從私立輔大退休，轉進國立彰師大，我的教授生涯被視為逆向操作，於台灣教育界屬於特例；五年後，又將再次退休。個人提出一個大夢想，期望結合眾多因緣，啟動彰化學，以深耕人文彰化。爲了有系統累積多元資源，精心設計多種系列，力邀學者專家分門別類、循序漸進推出彰化學叢書，預計每年十二冊，五年六十冊。並將這套叢書獻給彰化、台灣與國際社會。

基本上，叢書的出版是產官學合作的最佳典範，也毋寧是台灣學的嶄新里程碑。感謝彰化縣文化局、全興、頂新、帝寶等文教基金會與彰化師大張惠博校長的支持。專業出版社晨星的合作，在編輯、美編上，爲叢書塑造風格，能新人耳目；彰化人杜忠誥教授，親自題寫「彰化學」三字，名家出手爲叢書增色不少，在此一併感謝。

回想這套叢書的出版，從起心動念，因緣俱足，到逐步推出，其過程真是不可思議。「讓我們共同完成一個大夢想吧。」我除了心存感激外，只能如是說。

- 林明德（1946 - ），台灣高雄縣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博士。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副校長。投入民俗藝術研究三十年，致力挖掘族群人文，整合民俗藝術，強調民俗是一切藝術的土壤。著有《台澎金馬地區區聯調查研究》（1994）、《文學典範的反思》（1996）、《彰化縣飲食文化》（2002）、《阮註定是搬戲的命》（2003）、《台中飲食風華》（2006）。

【目錄】contents

- 002 叢書序 啓動彰化學——共同完成大夢想 林明德
- 006 第一章 緒論
- 一、戰後台灣文學與台灣現實：一個研究進路的提出
 - 二、宋澤萊的小說創作歷程：分期的界說
 - 三、本書的架構說明
- 018 第二章 死亡陰影的追逐：現代主義者的生命腳蹤
- 一、生活做為「文本」：小說的自傳性根源
 - 二、書寫做為「救贖」：掙脫家族與宿疾的夢魘
 - 三、走出煉獄：宋澤萊回歸現實的實質轉變
- 062 第三章 悲情鄉土的召喚：鄉土寫實時期小說析論
- 一、七〇年代的時代變遷與現實主義文學
 - 二、「打牛滿村」系列農民小說析論
 - 三、憤怒之愛：《變遷的牛眺灣》析論
 - 四、「福爾摩沙庶民圖」：小說家的鄉愁與歷史企圖
- 124 第四章 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宋澤萊與八〇年代政治文學風潮
- 一、啓蒙與再生：「後·美麗島時期」的政治小說地圖
 - 二、人權／民族／語言：宋澤萊的激進文學話語
 - 三、末世啓示錄：《廢墟台灣》析論
 - 四、〈抗暴的打貓市〉析論
- 181 第五章 靈視者的預言：《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與《熱帶魔界》中的美學實驗與文化論述
- 一、前言：關於「靈視」的神學與美學
 - 二、後殖民魔幻：宋澤萊的美學實驗與台灣的「神奇現實」再現
 - 三、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的文化論述、預言及其危機
 - 四、結語：從國族主義、本質主義轉為社會正義的實現
- 211 附 錄 宋澤萊小說年表
- 215 主要參考書目

一、戰後台灣文學與台灣現實：一個研究進路的提出

從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來看，五、六〇年代的文學主流——反共懷鄉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由於戰後台灣特殊的政治氣候與作家的西化，使台灣此地產生的文學與台灣現實存在著某種疏離的現象。但這個現象在七〇年代伊始有了極大轉變，從保釣運動以來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使知識分子返身去省視台灣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由於民族意識與社會意識在知識分子心中湧起，連帶地也使台灣作家重新回歸現實書寫，從日治以來與台灣現實、民眾命運緊密連接的文學傳統，終於又在七〇年代復活，從而造成現實主義文學的再次盛行。

然而，台灣本土作家之民族意識與社會意識的覺醒，台灣現實主義文學之再度盛行，其實都是歷程曲折的變化過程的。在台灣文學史上，研究戰後作家如何從與現實疏離乃至西化，到回歸現實書寫，確實是戰後台灣文學史中極為重要而尚待開展的課題。

宋澤萊（1952～），這位戰後出生而以小說成名的作家，正是研究上述課題極佳的一個典型，他具有創作現代主義小說、農民小說，乃至於更加深入台灣社會問題根源的政治小說的完整經歷，並且其作品置諸同時代作家之中，成就亦已備受肯定，這從宋澤萊頻獲文學獎與作品被收入各種選集中可以看出。就此而論，宋澤萊的小說歷程既如論者所言是「呈現台灣小說動向，最有脈絡可尋的一位」^①，而其作品的藝術成就又頗有可觀，自然值得我們以個論方式加以深入研究，並以此來印證上述所提出的回歸現實書寫的階段演變課題，這是

① 林瑞明，〈從迷惘到自立：第一代到第四代的文學旅程〉，《台灣文學的本土考察》，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6.7，頁78-85。

本論文第一個具體的問題意識。

宋澤萊由寫內心到寫現實的文學歷程，固然有其極為特殊的個人經驗，形成作品中對某些現實問題特別關注的特色，例如戰爭經驗（來自父親）與農村經驗。然而整體看來，宋的文學歷程卻與同時代，尤其是同為戰後出生的作者具有頗為類似的轉變階段，這是由戰後出生的本土作家共有的台灣經驗而反映到文學之中看出的。其作品中反映的主要是台灣工業化、都市化而農村經濟全面潰敗的經驗，「既有別接受日本教養的老一代台藉作家，也不同渡海來台，擁有大陸經驗的作家」^①，宋澤萊因無具體的「日本經驗」與「中國經驗」，而純粹從親身所歷之「台灣經驗」出發，因而能反映較全幅的戰後台灣社會。陳芳明曾以崛起、成熟於七〇年代的本土作家為例，說明他們由於不受前行代經驗的蒙蔽，使他們回歸現實書寫時能勇於表達深厚的台灣情感：

……七〇年代台灣文學之發生質的變化，還有一個無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便是戰後初期出生的本土作家，也在這個時期注入了新血；這群新生代作家，是與中國經驗毫不相涉的一代。他們在七〇年代宣告成熟時，也是官方的政治控制在島上出現鬆動跡象之際。他們的思考與生活方式，都是以台灣社會格局為中心；當台灣遭受時代浪潮的衝擊時，他們的視野較諸前行代作家還更能超越中國經驗的蒙蔽，也較諸過去的作家還更勇於表達深厚的台灣情感。^②

是以當我們在考察其文學歷程轉變同時，亦不啻是在作品中發現台灣社會在戰後的演變軌跡，本論文的第二個問題意識實由此而來。

① 林耀德，〈台灣新世代小說家〉，《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6，頁82。

② 陳芳明，〈七〇年代文學史導論：一個史觀的問題〉，《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2，頁223。

事實上，台灣作家所表達的現實關切不只具現於七〇年代，在進入八〇年代後，更為強烈的台灣情感凝為「台灣意識」，從而在作品中明確地呈現出反黨國宰制的「中國意識」的傾向，意圖批判、顛覆統治機器所加諸台灣人民的各種政治壓迫，於是乃有「政治文學」的登場。政治文學中雖以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為主調，但其中亦有意識型態上的統／獨、左／右、激／緩之分，宋的文學路線顯然在八〇年代逐漸強化了作品中的意識型態，而意欲將台灣文學推向具有國家位格的獨立國家文學，其影響力雖尚待評估，但從宋澤萊不惜與本土派作家分裂的立場看來，在尚未取得共識的八〇年代末期，宋代表的是一種「激進的」(radical)台灣之愛。

在回歸現實書寫後，台灣現實主義文學從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階段以降，轉而在八〇年代由政治文學逐漸形成主流，並且在批判統治機器同時，更形成意識型態的鬥爭，宋澤萊究竟提出何種文學論述來做為理論根據，而又如何透過作品來表達他日益激進的政治主張呢？這個疑問是本論文第三個問題意識的根由。

綜上所述，本書透過問題意識所要探究的是以下三個主要問題，做為研究宋澤萊小說的進路：

第一，將宋澤萊由書寫個人心靈夢魘到回歸現實書寫的歷程，透過小說分析勾勒出其階段性的變化軌跡。

第二，屬於戰後世代文學的宋澤萊小說，由於以台灣戰後社會的具體生活為內容，反映了台灣社會在戰後的演變軌跡，具有「補史之闕」的作用，我們亦試圖解析宋澤萊小說中的「歷史企圖」。

第三，在七〇年代，本土文學陣營共同對抗官方文學陣營的圍剿，然而八〇年代後本土文學陣營卻分裂各據意識型態立場的小集團，其論爭中心先是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續則是對「國家認同」問題的論辯。宋澤萊的文學論述與政治小說則是上述問題的鮮明例證，是為另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

以下我們便將從這三個進路出發，先就宋澤萊的小說創作歷程提

出合理的分期，再由此來構設本書的論述架構，並提出說明。

二、宋澤萊小說的創作歷程：分期的界說

（一）分類的商榷

爲宋澤萊的文學歷程做出適當分期，在本書中至少具有以下兩種意義。第一，本文主要是沿著宋澤萊的創作歷程做一考察，基本上便是想指出宋澤萊透過小說所展現出來的，由敘寫心靈夢魘到關懷鄉土，乃至蛻變爲一主倡台灣民族論的政治小說家的轉變。筆者認爲在不同的環境影響下，作者也不斷在調整並改變著自己的題材與風格，因此就其文學歷程加以分期實有利於我們清楚地觀察各階段的表現，並進而得出其轉變的軌跡。第二，從宋澤萊自己所描述的文學歷程來看，他所做的自我分類並未能恰如其份的符合某些事實，我們的分期在提出合理的解釋同時，也爲了舉出作者某些不盡吻合事實的分類標準，避免讀者繼續沿用所可能造成的誤解。

一九八八年五月，宋澤萊曾重新整編過他的短篇小說，將一九七五至一九八〇之間的作品以「宋澤萊作品集」之名分爲三冊出版，分別爲《打牛浦村系列》、《等待燈籠花開時》及《蓬萊誌異》，並且爲此做一長序〈從《打牛浦村》到《蓬萊誌異》：追憶那段美麗、淒清的歲月（1975～1980）〉[●]（以下簡稱〈追憶〉），以此文來回顧他步出大學校園後所經歷的人生際遇與文學路線的轉變，可謂是極爲真切而誠懇的作家自我剖白。

〈追憶〉一文首先便談到，自己大學畢業時（1975夏）那種剛出社會所產生的惶惑與嫌惡，同時也指出自己在大學時期已創作幾篇長短小說，如〈嬰孩〉、《廢園》、《紅樓舊事》等。在往後幾年的生活

● 宋澤萊，〈從《打牛浦村》到《蓬萊誌異》：追憶那段美麗、淒清的歲月（1975-1980）〉，《打牛浦村系列》序言，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5。

裡，他經歷了實習教師、服兵役、歷史教師等幾種身分的變化，與大學時期一樣，創作是為了「想用藝術創作將自己由精神破毀的邊緣拯救出來」，然而這些創作在反映個人掙扎過程的同時，也「反映了與我同樣處在共同經濟生活水平下無數人的共同命運」^❶，他將這幾年中的作品與社會事件、個人經驗互為參照，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他認為自己的創作自大學之後，在幾年中先由「寫實主義時期」（《打牛浦村系列》）、過渡為「浪漫主義時期」（《等待燈籠花開時》），最終在退伍後則進入了「自然主義時期」（《蓬萊誌異》）。

基本上，〈追憶〉對我們理解作者的創作歷程是十分具有參考價值的文字，尤其是作者將創作時的心理背景與社會背景提示出來，使人對作品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不過，筆者仍需指出，宋澤萊的分期固然清晰、果斷，轉變之際似也提出許多理由以資證明，但是這樣分期的結果與作品呈現出來的風格仍存在著不小落差。

首先，是使人誤以為分期中的小說便是按照某種文學「主義」而寫，而且是作者預設的一種表現方式；其次，在小說歸類上因執意將全部小說畫分為三期（前、中、後）的結果，某些屬於後期的作品在創作時間上卻都早於前一期的時間，這是在原應隨時間排列的階段性分期裡不應出現的現象，在全無標示創作時間的情況下，這種錯誤完全無法看出，進而製造了研究上的不少問題。

從實際的創作史上來看，宋澤萊將大學時期視為一個階段是不錯的，那些充滿著現代主義技法與心理學知識的小說，與後來的作品相較確實是有明顯不同而較易分辨的。在結束了上一階段後，宋澤萊的小說逐漸顯現出以現實事件與人物為描寫對象的傾向，而不再專寫人物內心的葛藤，於是有關他父親的太平洋戰爭記憶（〈最後的一場戰爭〉），與白色恐怖的陰影（〈娘子，回去未曾開墾的那片田〉）成為他轉變風格後的新題材，而這些小說在創作時間上都要早於所謂的「打

❶ 同前註，頁7。

牛滿村」系列寫實時期小說，卻在宋自己的分類中被歸入了較晚的「浪漫主義」時期。這個例子頗能用來證明上述所指的兩個問題。

首先，在創作當時，恐怕作者並未依照設定好的「文學主義」來書寫，就如同作者自己承認，當他寫作在十年後被重新分類為「浪漫主義時期」小說之時，若非某些評論家（如張系國）指出如〈港鎮情孽〉（原名〈漁港故事〉）等小說中具有對理想世界的憧憬^①，而把某些作品稱為浪漫主義小說的話，當時他是全然無意識於此種流派之存在的。姑不論兩人在分類上是否適當的問題，光就此點而言就足以說明，作品中也許存有某些綺異情節與塑造了「美麗而帶有若干異地味道的世界」^②，但卻絕非作者預設而自覺的手法，如此何以能將作品劃為一個似乎是自覺地發展的時期？

接下來更為明顯的問題是，觀察其所謂寫實主義小說與浪漫主義小說在創作歷程中根本是近乎同時期出現的，時間上呈現了一種交互穿插的情形，但宋澤萊以寫實主義時期在前而置浪漫主義期在後的分法，只不過方便他系統化地描述其創作歷程，卻使得作品散置於兩個時期之中，而根本發覺不出原來可能都是同一年份，甚至是同一主題的作品，這與事實的「真相」自是有所出入的。

事實的真相或許是，當宋澤萊「統合了半虛構心與半真實經營著綺異的小說」時，他也在期待著也許「能仿同日據時代的文學家去反映一些被壓迫者的心聲罷」^③。因此當一九七六年〈娘子，回去未曾開墾那片田〉、〈最後的一場戰爭〉（浪漫）發表時，他同時在嘗試寫作第一篇「打牛滿村」系列農民小說〈花鼠仔〉（寫實）；而當一九七八年〈我看到了櫻花樹下的老嫗〉、〈岬角上的新娘〉（浪漫）刊出時，他最為著名的〈打牛滿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也才刊載在

① 張系國，〈理想與現實：論台灣小說裡的理想世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2.5.28-29。

② 同註4，頁13。

③ 同註4，頁9。

《台灣文藝》上，這個現象證明了要將幾年中的作品強分為兩個時期的不合理處。

另一個令人感到不合理之處，則為何種作品應屬寫實與浪漫主義的區分標準。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隨意性大，而缺乏了嚴格文學成規的界定。例如在《等待燈籠花開時》收錄的〈最後的一場戰爭〉與〈鄉選時的兩個小角色〉，前者以太平洋戰爭中軍伕逃亡之過程為對象，後者則描寫了民間樁腳在選舉中滑稽、荒謬的醜態，若如宋所言：「浪漫主義歌頌自然、反對虛偽的崇智、追求唯美、抒發情感、崇尚英雄、抗拒理性」^①，返觀於上述兩篇的表現手法與內容，又有何者可以相符於此種文學定義呢？

綜合上述所提宋澤萊式分期的不合理處，我們可以簡單歸納為：一、試圖為創作歷程做出階段性分期，但忽略了作品風格的駁雜（在我們看來，某些作品雖然強化了浪漫傾向，卻不脫寫實的架構與介入現實的精神），以致於強行加以分類後，予人以作者乃是在自覺地發展著某一種風格的印象。二、由於未對各時期文學主義的定義予以嚴格界定，於是乃發生將寫實性強烈的小說劃入所謂浪漫小說之林的情形，這尤以《等待燈籠花開時》中的作品最容易令人誤認。

（二）宋澤萊小說創作的三個時期

在列證了宋澤萊式的分期的問題後，我們希望按照另一種分期方式以便更能突顯出宋澤萊小說的演變軌跡，分期主要是以是否能掌握作品實質精神為主，而不再依循作者強調作品所屬的寫作流派。事實上，宋澤萊上述分期中的某些小說雖具有許多浪漫小說的特性，但作品的實質精神卻是相當寫實的。

宋澤萊的創作文類既以小說為主，以下所作的創作歷程的分期，便是由他小說的表現方式與內容來加以區分的，目的是希望藉此看出宋澤萊在小說創作上的階段性演變，而這正是本文的重心所在。在上

① 同註4，頁13。

一小節針對宋澤萊自我分期的問題提出檢討後，我們認為將其創作歷程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可能是較為適切的：

一、現代主義時期：主要是指其在大學時期以現代主義手法創作心理小說的階段。時期約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間，主要作品包括〈審判〉、〈李徹的哲學〉、〈嬰孩〉、《紅樓舊事》、《惡靈》等。

又，一九七五年夏天宋澤萊大學畢業，從一九七六年起，直到一九七八年創作出〈打牛湍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一作為止——此作應被視為宋澤萊下一時期確立風格的作品，期間存在著可以劃入現代主義時期的小說，如〈黃巢殺人八百萬〉及〈虛妄的人〉；然而也同時開始出現一些「轉型」作品，如〈娘子，回去未曾開墾的那片田〉等，其手法應可劃入鄉土寫實時期，甚至包括「打牛湍村」系列小說中最早而主題不甚明確，表現技巧稍嫌生澀的〈花鼠仔立志的故事〉在內。這段時間的創作可視為回歸現實書寫前的「轉型期」，亦為現代主義時期的尾聲，本書側重的是此時作品中轉化前一時期的問題（如父子關係），而表現出尋找前行代歷史的轉變過程，因此擬將此時段作品置於現代主義時期末端來探討。

二、鄉土寫實時期：從「打牛湍村」系列農民小說以降，宋轉而以台灣在現代化下的農村、市鎮變遷為描寫對象，嘗試將戰後台灣市民社會全景藉小說記錄下來，這時期是他奠定文壇成就的重要階段。

本文中傾向將其所謂浪漫主義及自然主義小說，視為以寫實主義精神所寫的小說，這不僅是因為這些作品皆集中創作於七〇年代末期，更由於小說中具有關切現實、反映現實的精神，並皆以寫實技巧來表現。因此筆者並不依循作家原來的分類，而以「鄉土寫實」時期來總稱此時的作品，這樣，更能掌握宋澤萊此時真正的作品主題。

這個時期約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年間，主要作品包括前衛版之《打牛湍村系列》、《等待燈籠花開時》、《蓬萊誌異》三冊短篇合集、以及《變遷的牛眺灣》、《骨城素描》。

三、政治小說時期：主要指宋澤萊在八〇年代的作品而言，這個

時期的小說作品數量無多，反而在詩歌、散文、政論文章上似乎投注更多心力，主要作品包括《廢墟台灣》、〈抗暴的打貓市〉等。

四、魔幻現實時期：在一九八七年寫完〈抗暴的打貓市〉後，宋澤萊的文學創作進入了「冰封期」，足足有七年時間沒有發表小說，直到一九九四年初又以〈變成鹽柱的作家〉重新復出，一九九六年出版長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二〇〇一年又出版《熱帶魔界》。這些作品，一方面延續政治小說的關懷，另一方面則加入作家的宗教經驗以及魔幻現實主義的技法，可視為小說家另一階段的創作。

三、本書的架構說明

本文預計分為五章進行討論，論述重點主要呈現於二、三、四、五章中，欲以此來考察宋澤萊小說創作歷程的階段性表現特徵與關懷重點，從而勾勒出一清晰的演變軌跡與時代圖像，再置諸台灣戰後社會政治變遷與知識分子心態轉變的脈絡裡，論述兩者之間互動、辯證的關係，為其小說做出初步評價的工作，以下便是本書的章節設計與相關說明：

第二章「死亡陰影的追逐：現代主義者的腳蹤」：關於宋澤萊創作初期所寫下的心理小說，筆者認為小說中的情節有絕大部份來自於他切身或近似的經驗，例如他所出身的農鄉、父母、以及他個人的疾病史，都使他的小說充滿了自傳性色彩，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成為進入宋澤萊小說世界或心靈世界的必要開端。

筆者認為，現代主義時期的宋澤萊雖然執著以第一人稱敘寫主人翁的內在心境，包括他對死亡的迷戀與自我對外界的強烈疏離，但根本的問題仍在於作者本身無法真切地理解他所從出的「時代」與「家族」究竟遺留了何種問題給他。小說中懦弱無能的父親形象、時時浮現的上一代戰爭夢魘，六、七〇年代知識分子思想無出路的現實——在極其隱晦的情節中伏下了將來轉變的可能。

在大學階段結束之後（1975），宋逐漸地透露出他走出心靈煉獄的企圖。從幾篇書寫上一代所發生事件（如〈最後的一場戰爭〉、〈娘子，回去未曾開墾的那片田〉）的小說中可看到，雖然早年記憶仍對他有深切的影響，但他面對這些事件時卻已把眼光置於如何正確理解、包容記憶的層面上去，而這種轉變自有其各種因緣，也是他後期小說內容主題改變前的重大預演。

第三章「悲情鄉土的召喚：「鄉土寫實」時期小說析論」：從宋澤萊所置身的七〇年代中期文壇來看，包括宋本人在內的一批小說家們，由於逐漸轉強的鄉土意識與社會意識，事實上已發展出不同於七〇年代之前的小說敘事方式，而此一轉變與七〇年代的時代變遷關係尤深。

「打牛湳村」系列小說原本係宋澤萊有意寫作的作品，主要是以他所生長的台灣西部農鄉為模型，著力去表現農民在資本主義社會產銷制度不合理的剝削下的各種「反應」。在這個階段，「鄉土意識」以批判台灣農村現實弊端的形式出現，政治意涵較少，待他往後對台灣各方面現實作更深入的瞭解後，「鄉土意識」才轉向了一個關懷面更大的「台灣意識」之路。

如果說，「打牛湳村」系列小說對台灣現實的關照是以「深度」為特點，那麼宋澤萊以《蓬萊誌異》為代表的同期其他小說，則表現了他關照的「廣度」。

這些小說在形式上呼應了作者「記錄」的企圖，或許是作者本身為大學歷史系畢業之故，在小說中「編年」的痕跡至為明顯。透過被標註出來的年代，我們接近作者所認知的當時台灣農鄉面貌；隨著年代的向現代挪移，整個台灣農鄉、港鎮的變遷歷程便也朗然在目。

同樣可視為農民小說，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尚能以一種自我嘲諷的口吻面對無奈現實，在《變遷的牛眺灣》裡則作者似乎不能自己地要為農民「申冤」、「吶喊」，這樣就把作者的階級立場表露無遺，作家的「使命感」在此作品中所見最為真確。從這部小說裡我們